

无以阻挡黑夜

Rien ne s'oppose à la nuit



Delphine de Vigan [法] 德尔菲娜·德·维冈 著 林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无以阻挡黑夜

Rien ne s'oppose à la nuit

Delphine de Vigan [法] 德尔菲娜·德·维冈 著 林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无以阻挡黑夜 / (法) 维冈著; 林苑译.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14

ISBN 978-7-5321-5465-4

I. ①无… II. ①维… ②林… III. ①自传体小说—
法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05170 号

Rien ne s'oppose à la nuit

Delphine de Vigan

© 2011 by Editions JC Lattès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2014-644

责任编辑: 乔 亮

特约策划: 何家炜

装帧设计: 董红红

无以阻挡黑夜

〔法〕德尔菲娜·德·维冈 著

林苑 译

上海文艺出版社

上海市绍兴路 74 号

新华书店经销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印刷

开本 889×1194 1/32 印张 10.5 字数 190,000

2014 年 11 月第 1 版 2014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21-5465-4/I · 4356

定价: 35.00 元

第一部

一月份的这个早晨，我在母亲家里发现她的时候，她已经变成蓝色。一种苍白中带灰的蓝色。手上的蓝很诡异的比脸上的颜色深，指关节的地方就像被墨水染过。

母亲已经死去好几天。

我不知道自己用了多少秒，甚至多少分钟，来明白这一事实，然而却是无可辩驳的事实：母亲直挺挺躺在床上，不回应任何呼唤。时间似乎停滞，漫长中胶着，我好像失去了呼吸，直到一声尖叫从我肺叶里冲出。时至今日，两年过去之后，我仍然不明白，我的大脑当时是如何运作的，它怎么能够和我母亲的身体和那股气味保持那么远的距离，它怎么能用那么长的时间来接受横陈在眼前的事实？然而这不是母亲的死给我留下的唯一疑问。

四、五个星期之后，在一种少有的混沌加迟钝的状态下，我领取了书商奖。获奖的是我的小说。故事的主人公之一是一位自我封闭和隔离的母亲，失语多年之后重新开口说话。小说出版之前我就送了一本给我的母亲，完书的自豪自不必说，也有在疮疤边上玩刀的意味，即使只是透过一个虚构的故事。

对于颁奖仪式举行的地点和过程我没有一丁点记忆。恐惧还

未从我心头消去。但是我在微笑。若干年前，我孩子的父亲曾经指责我只管眼前“不顾后果”（他是说这种天塌下来都面不改色的恼人本事），我当时故意夸张地回答道那是因为我“活在当下”。

后来的庆功晚宴上我也能做到保持微笑。我唯一专注的事情就是让自己站好，坐下，且不要突然一头栽倒在盘子上，就像十二岁那年我想象的跳水动作一样，头朝下扎进没有水的游泳池里。做到这一点很费力，我还记得，我在努力坚持，是的，哪怕所有人都看得出你很费劲，你还是得绷着。在我看来，悲伤这个东西，要抑制，要扼杀，与其允许自己嘶喊哀号，让悲伤把自己击倒在地，更好的办法应该是拿绳子将它捆住，让它闭嘴不出声，除非你需要面对的只有你自己。过去几个月里许多事情以难以想象的速度接踵而至，生活，又一次把标杆调得太高。以至于，在从高处坠落的这段时间里，除了努力让自己看起来不要太糟，或者面对现实（哪怕只是假装），似乎没有别的事情可做。

所以一直以来我都知道站着比躺着好，而且最好不要往下瞟。

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开始写另外一本书，之前已经做了数月的笔记。现在回头望去，我难以想象，如果不是在那段时间里我面对孩子们上学后留下的空空荡荡唯一的去处只有电脑屏幕前的这张椅子，我怎么还能写书。那时候我刚丢掉工作：十一年，同一家公司，各种角力，让我心力交瘁。然后被解雇，清醒地觉得眩晕。当我在露西尔家发现她青紫僵直地躺在床上的时候，这种眩晕一下子变成恐怖，接着恐怖又化成了迷雾。我不停地写。母

亲的过世和我的情绪都被带到了这本原本和她一点关联都没有的书里。书出版了，母亲却再也不会在我的语音信箱里留言。她以前看完我参加的电视节目之后总喜欢给一些让我哭笑不得的评论。

那年冬天，某个晚上，我和儿子看完牙医，并排走在佛利梅里库尔街窄窄的马路牙子上。儿子突然给我们的对话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冷不防地问我：“外婆……其实应该算是自杀，是吗？”

直到今天我想起这个问题仍然会错愕，不是因为它的内容而是它的形式，那个从一个九岁孩童嘴里说出来的“应该算是”，那份站在我的立场考虑的谨慎，那种小心翼翼踮起脚尖试探轻重的方式。不过，也许对他来说只有疑问：考虑周遭各种因素，露西尔的死是不是应该被看作自杀？

发现母亲过世那天我没能去接我的孩子。他们待在孩子他爸那里。第二天我告诉他们露西尔死了，我大概说了“外婆死了”之类的话，又用了“她选择睡去”这样的回答来应付他们随之提出的问题（然而我是读过弗朗索瓦兹·多勒托^①的）。几周过后，我儿子要我有一说一：猫，它不叫别的，它就叫猫。外婆就是自杀的，没错，自己了断自己，帷幕一拉，宣布退出，不演啦，停，够了，结束了。走到这一步，她完全有她的理由。

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有了写我的母亲的念头，写她的“周遭”，或者是以她为“出发点”。我知道自己有多抗拒这个想法。我把它搁得远远的，能搁多久就搁多久，又列了从古至今一大堆写过

① 弗朗索瓦兹·多勒托（Françoise Dolto，1908—1988），法国儿科专家、精神分析学家。

自己母亲的作者，只是为了证明给自己看，瞧，这是一个多么吃力不讨好的活儿。我努力甩掉那些清晨窜到我脑子里的句子，由某个记忆引起的文思，各种可能的小说开头，拜托，我连第一个词都不想听见。总之我给自己罗列了一长串可能会出现的障碍和不可测的风险，为的是让自己不要去开辟那样一片工地。

我母亲是一个太广的命题，太阴暗，太绝望：简言之，写她太冒险。

我让我妹妹收集了母亲写过的书信和文字，打包成箱，放到她的地窖里。

我没有空间，也没有力气。

后来我学着做到想起露西尔时不感到窒息：她走路的方式，上半身略微前倾，斜挎的包搭在胯部，她把香烟夹在指间的姿态，她低头进地铁车厢的样子，她双手的颤抖，她用词的精准，她短促的笑，好像连她自己都会为之一惊，她那随着情绪变化的声线和与此同时表情丝毫不改的脸。

我想到我不应该忘记她经常冷不防冒出来的幽默，她绝无仅有的天马行空和编造怪诞情节的本事。

我想到露西尔曾经相继爱上马赛罗·马斯楚安尼^①（她会像在市场买菜那样说：至少给我来半打吧），约什卡·施德罗（一位她从未谋面的《电视全览》^②周刊的戏剧批评作家，她很欣赏他的文笔和

① 马赛罗·马斯楚安尼（Marcello Mastroianni，1924—1996），意大利电影演员。

② 《Télérama》，全法发行的文化周刊，也介绍每个电视频道每天的节目。

才思)，某位我们从未认清真实身份的叫爱德华的商人，还有格拉汉姆，一枚如假包换的流浪汉，游荡在十四区，死于谋杀的业余小提琴手。我说的这些还不是真正进入她的生活的男人。我想到在巴黎远郊某个夜晚的小酒会上，她曾经与克洛德·莫奈^①和埃马纽埃尔·康德^②一起品尝一坛鸡肉，这天晚上她搭大区地铁回家并且在街上散钱，支票簿也因此被没收了好几年。我想到我的母亲曾经掌管她的公司的计算机系统，还有整个巴黎独立运输公司的交通网，我的母亲还在咖啡馆的桌子上跳舞。

我不知道自己是什么时候宣布缴械投降的。也许是在那一天，我明白过来，写作，我的写作，其实是和她，和她的杜撰，和她那些谵妄的时刻紧密相连的，那些时候，生活于她变得如此沉重，她只得逃开，她的痛苦也只能在杜撰的故事里表达。

于是我让她的兄弟姐妹给我讲她的事，还有其他一些人，认识露西尔和我们这个欢乐又不幸的家族的人。他们讲的，我都录了下来。我的电脑里存了一段段话语，里面有回忆，有沉默，有欢笑有泪水，有叹息，也有不为人知的秘密。

我让妹妹取出存在她地窖里的书信文字和画，我在里面深挖细掘。我翻来覆去地读，看影像材料和照片，一遍又一遍地问同样的问题，或是其他问题。

然后，像那几十位前辈作家一样，我试着来写我的母亲。

① 克洛德·莫奈（Claude Monet，1840—1926），法国印象派画家。

② 埃马纽埃尔·康德（Emmanuel Kant，1724—1804），德国哲学家。

露西尔看着她的弟弟们从地上冲到石头上，从石头上爬到树上，又从树上重新回到地面。一个多小时了，这帮上蹿下跳的家伙让她有些眼花缭乱。这会儿他们又围成一圈，露西尔看不到中间的东西，她估计他们大概在围观一只什么小虫子之类的。姐妹们也兴冲冲地奔过去，急切地往圈里挤。一看到那虫子女孩们便尖叫起来，刺耳到什么地步——“简直跟被割喉似的”，露西尔心想——尤其是莉丝贝特的声音，她边喊边像小山羊一样跳着，瑞斯丁娜则使出她最尖的嗓门喊露西尔，为了让她马上过去分享他们的发现。露西尔身着淡色丝绸褶裙，脚上的短袜拉得服服帖帖一丝不苟，双腿交叉却不带压皱半寸裙子地坐在长椅上，半要点挪动的意思也没有。她冷眼看着眼前的热闹场面。又有几个小孩循声而来。每个星期四，丽安娜，他们的母亲，就会把这群孩子打发到广场上，每周如此，雷打不动。大孩子看着小的，行动指令就是不要在两点前回家。于是孩子们像支军乐队一般，嘻嘻闹闹浩浩荡荡，离开莫伯日街的公寓，下五层楼，穿过拉马丁街和罗石舒瓦街，欢欣鼓舞地抵达广场。所经之处无人不注目，没有人能对这群孩子视而不见，他们年龄相差不大，都有一头金到发白的头发和一对清澈的碧眼，动静大得恨不得全城的人都听

见。他们一离家，丽安娜便躺到她能找到的第一张床上沉沉睡去。好不容易有两小时的清静，来补偿在重复的妊娠、分娩、喂奶、无数被哭声和噩梦搅碎的夜、洗不完的脏衣服和尿布以及没完没了地准备一日三餐中所消耗的体力。

露西尔总是坐在同一张长椅上，不近不远，占据秋千和跷跷板之间的战略位置，便于统览全局。有时她会和孩子们一起玩，有时她就只待在那里，“在脑子里挑拣”，用她的话说，但她从来不说到底是什么，或者只是泛泛示意周围一片。她在各种叫声、哭声、来来回回和永不休止的噪音和运动中“挑拣”。不管怎样，丽安娜又怀孕了，第七个孩子，也许还会有第八个，甚至更多。有时候露西尔会问自己她母亲的生殖力是不是没有限度，她的肚子是不是能无限次地隆起又腾空，制造出一个个粉嫩光滑的婴儿。而且每一个她都爱到不行。不过也许女人产子还是有数量限制的，也许丽安娜不久就会到达上限，那就能让她的身体空下来。露西尔坐在长椅正中间，双脚悬空，想着将要在十一月到来的婴儿。一个黑色的婴儿。每天晚上入睡之前，在那间已经摆了三张床的女孩房里，露西尔眼前总是会出现未来妹妹的样子：黑，无可救药的黑，胖嘟嘟黑黝黝像猪血香肠一样，哭叫个不停，其他兄弟姐妹们避之不及，没人明白她要什么，她的父母也拿她没办法，最后只好把她交给露西尔。平日里讨厌洋娃娃的露西尔会照料她，而且是唯一一个能照料她的人。马克思会是这个黑婴的名字，和露西尔的老师艾斯托凯夫人的长途司机丈夫一样。黑婴会毫无保留的归露西尔所有，无条件听从她的命令，保护她。

瑞斯丁娜的尖叫声把露西尔从思绪中拉回来。米洛在小虫子身上放火，那东西在不到一秒钟的时间里便葬身火海。瑞斯丁娜躲到露西尔的腿间，脑袋搭在膝盖上，小身子因为抽泣而发抖。露西尔抚摸着妹妹的头发，突然发现一行清鼻涕赫然挂在她的裙子上。这可不是时候。她很坚决地抬起瑞斯丁娜的脸，命令她去擤鼻涕。瑞斯丁娜呢坚持要给她看虫子的尸体，露西尔最终还是站起身。那虫子被烧成了灰，只剩下一小块干缩的壳。露西尔用脚拨了拨沙子把虫子的残骸掩埋，抬起腿，往手心里吐了口唾沫拭去凉鞋上的土灰，接着从口袋里取出纸巾擦干净瑞斯丁娜的眼泪和鼻涕，然后捧起她的脸响亮地亲了她一下，就像她母亲的吻一样，嘴唇结结实实地贴到她妹妹肉乎乎的脸颊上。

瑞斯丁娜跑回孩子们中间，尿布松了也毫不知情。他们已经开始新的游戏，这回巴尔泰雷米是头儿。他被大家围在中间，高声发号施令。露西尔回到长椅上，看着兄弟姐妹们四散开去又重新抱团，又四散开去。她觉得就像在看一只章鱼或水母一样，又或者，仔细想想，像一种黏糊糊的多头又似无头的动物。她叫不出这种生物的名字，却知道自己属于它，就像环节动物或节肢动物的环一样，即使被分开了，也还是属于原来那只虫子。在这种无名生物身上有某种东西，能够把她整个包裹吞没。

这群孩子里，露西尔总是最沉默的一个。每次她因为要看书或者嫌吵躲到厕所里而巴尔泰雷米或莉丝贝特在外面敲门的时候，只消她淡定有力的一声“别吵”，就没人敢再过来骚扰了。

露西尔的母亲出现在广场入口的沙子路面上，双臂高举，光

彩照人。光投在她身上有种别样的折射。也许是因为她的淡淡金发和灿烂笑脸。也许因为她的自信，她对生活的全心投入，毫无保留。孩子们朝她跑去，米洛一头扎到她怀里拽着衣服不放。丽安娜笑了，用她欢快的语调重复道：我的小国王们。

她是来找露西尔去拍照的。这事好几天前就约好了，不过孩子们一听还是闹成一团，欢呼掺着抗议。吵闹中丽安娜表扬了露西尔没有把衣裳弄脏，又成功地给了她的大女儿下达了任务：莉丝贝特得给四个小的洗澡，把土豆放到火上煮，然后等他们的父亲回来。

露西尔抓住母亲的手，两人一起朝地铁走去。几个月前起露西尔当起了模特。她给两个高端童装品牌“维尔吉妮”和“帝王”走秀，拍了不少平面广告，还出现在好几家报纸的时尚版面里。去年，丽安娜悄悄告诉莉丝贝特，他们的圣诞大餐和所有的礼物都是多亏了露西尔给《嘉人》和《编织天地》拍的两组照片。其他孩子有时也参加拍摄，但是露西尔是最抢手的。她喜欢拍照。若干月前她给一个纺织品牌拍的大幅海报占据了所有地铁站的墙面。海报的内容就是露西尔的脸部特写，她穿着红毛衣，头发往后梳，伸着大拇指，一旁的广告语写着“英特夏，就是这样”。与此同时，她班上的所有同学和巴黎所有学校的孩子一样，都收到了一张免费的吸墨纸，上面印的是露西尔的脸。

露西尔喜欢拍照，但她最喜欢的，其实是和她母亲待在一起的时候。地铁的来回，拍摄时的等候，走出摄影棚在第一家面包房买的巧克力面包，这段偷来的时光只属于她露西尔一个人，其

他任何一个孩子都别想在这时候牵到丽安娜的手。露西尔知道这样的时刻很快不会再有了，因为从下学期开始，丽安娜就准备让莉丝贝特带露西尔来摄影棚或者让她自己一个人来。

露西尔套上第一身衣服，一条蓝白细纹的收腰裙子，裙摆下方是一圈几公分长的白色荷叶边。她一转身裙子就像花一样飘起，露出她的膝盖。发型师仔细给她梳了头，然后用一只心形的发卡把头发别到一边。露西尔看着刚套上脚的漆皮黑凉鞋出了神，锃亮闪光完美无缺的凉鞋，她做梦都想拥有这样一双，她的姐妹们不知得多羡慕加嫉妒。运气好的话，她也许可以留着这双鞋。第一场，露西尔坐着，怀里抱着一个鸟笼。她拿好姿势后，摄影师助理便过来把荷叶边摆好成一圈。露西尔却没法把她的视线从笼子里的鸟身上挪开。

“它什么时候死的？”她问。

摄影师专注于调节各种设备，似乎没有听到她的话。露西尔看着周围的人，已然是决定要用眼神找到一个可能回答她问题的人。一位二十岁出头的实习生走了过来。

“大概死了很久了吧。”

“有多久？”

“我不知道，一年，或两年……”

“它死的时候就是这个样子吗？”

“不，不一定吧。那位先生会把它做成他想要的样子。”

“他做动物标本？”

“是的。”

“他在里面放什么呢？”

“一些干草吧，我觉得，可能还有别的东西。”

摄影师要所有人安静，拍摄要开始了。露西尔还在观察鸟儿，她往它身子底下张望，寻找一个入口。

“那些东西从哪儿放进去呢？”

丽安娜勒令露西尔闭嘴。

在设计师的要求下，露西尔接着穿上一套羊毛编织的滑雪服（她手执滑雪杖，站在浅色的厚纸板背景前摆造型），然后是一身网球服，光是那条白色百褶裙就不知该羡慕多少她的朋友，最后是套分体泳衣，上半身是件胸衣式短背心，下半身是条高腰短裤，脑袋还得裹上厚厚的塑胶泳帽，她觉得怪可笑。但露西尔的美是毋庸置疑的。不管走到哪，她都是众人目光追随和赞美的对象。都夸她的线条匀称，她长长的睫毛，她时绿时蓝颜色变幻莫测的眼睛，她或羞涩或大方的笑，她金色的秀发。很长一段时间里，这种聚焦在她身上的目光让她很不自在，就像身上粘了什么东西似的，但是七岁这年，露西尔已经在身边筑起高墙，划出一片只属于她的领地，在这里任何外来的噪声和目光都不复存在。

拍摄在专注的安静中进行，背景和灯光不停更换中，露西尔不停变换姿势。她在化妆间和镜头前来回，摆出各种造型，装出做某个动作的样子，重复十遍，二十遍，没有表现出一丁点的疲惫或不耐烦。露西尔是个听话的孩子，出奇的乖巧。

这天的拍摄终于结束。趁着露西尔换衣服的功夫，设计师问